



## 挽三棋王简怀穗先生

余昌民

我与香港围棋社社长简怀穗先生交往转眼 30 年了。近些年我们相见日稀，他说罹过一场大病，较过去大为羸弱。在第三届劲龙杯深圳开拓者围棋邀请赛上，他拉住我说：“老余，我们俩下一盘吧！”又闪出往日轻不言弃的神情说：“如今赢我也不容易喔！”

以往我们是好对手，如今他是老将廉颇，我沾了马齿稍短的光，将这盘棋牢牢拿下。简先生凝思的时候，我从对面摄下了照片。万没想到，这一局棋竟为我们的棋缘画上了句号……简先生，你答应的一幅字，可记住伸纸濡毫、酬我所盼哦！

### 挽三棋王简怀穗先生

棋道书道师道 风风雨雨走完人生道  
正招险招妙招 款款绺绺今赴天帝招

### 【旧文重刊】

他早已成为香港人了，可是根仍在广州；他当年循着冒险者的小道潜入港岛，偏改用了“怀穗”的名字；社会上可能不大有人知道他，可是两岸三地的棋坛几乎无人不晓；他以国际象棋起家，却被称为“香港围棋教父”。大陆棋界前辈管他叫简明基。

爱上围棋的人，即如古人爱竹，很容易便到“不可一日无此君”的程度。深圳特区早年百业待兴，围棋活动全靠民间力量的呼悠，棋迷们总有办

法找到一起来。我就是在一次简陋的围棋集会上结识简怀穗先生的。

简先生粤人相貌，得体的深青色西装，戴一副大而松的眼镜，身后总跟着一个小尾巴——他的女儿简莹，小小的，戴一副显得更大更松的彩色眼镜。

这位热心围棋的香港人很快就与我成为朋友。当时蛇口在很多方面都走在前面，我也有利用某些资源的方便，简先生不久便率香港围棋社的棋友们来访，在海上世界游轮上举

行了港深杯围棋对抗赛，又是换旗又是拍照，热热闹闹地过了一晚。客方除了简先生、曾炳辉、张劲龙、陈品祺、梁国明，外加小简莹古灵精怪，熊旭东长髯飘拂，好似一幅斑斓古雅的图画。那是一九八五年十月的事了。

自那以后，在周末以及香港节假日，简先生不时会带三五人过来蛇口，游骋在棋盘上，借以舒缓香港工作的紧张和压力。深港两地间各种名目的围棋比赛也多了起来。有一

次简先生携全家来我家作客，有心的简太太挑拣了几件童装送给我的女儿滢儿，说简莹没怎么穿，让我们千万别嫌弃。

我赴港出差，常去简先生那里打发时光。在油麻地中华书局附近，沿一条窄陡的楼梯上去，便是香港围棋社了。看得出来，为了经营围棋，住家的格局已经隐去了，门厅里紧凑地排列着几张棋桌，临街的小间则是榻榻米模样，整体上呈现出古朴，又含几分无奈。一位老者捧着一本棋书在打谱（重演棋局），时而有人进来，也是银发，听他们的口音，竟是上海腔，我从他们的嗜好与言谈似乎感觉出旧日十里洋场的影子来。到吃饭的时候，简先生总是邀我随众去街对面的酒楼，或别人或他，有人埋单。

简家的生活意外地简单，大孩子智障，怕出事，做饭一直用煤油炉对付。简先生和我最大的不同，是我生活在社会主义体制下，下棋纯粹是闲情逸致，而简先生不同，他首先要靠围棋担起家庭的担子，特别是在人人营营碌碌、文化稀薄的香港。早慧的小简莹已经把每次对局看作拼搏的演练，简先生仍不罢休，有一次同我比赛，同场竞技的简先生频频来望，碰巧简莹下了坏棋，父亲用白话怒骂一声，女儿顿时两眼汪汪，看得我好不忍心……

简先生一九五八年以国际象棋崭露头角，一九六四年获全国冠军，随即作为第一主力出访

苏联。接下来不用说了，几乎所有人的命运都拐了弯。到了香港，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最终选择靠围棋为生，执著地走上了一条布满艰辛的路。打围棋这张牌，发现、聚拢爱好围棋的人群，宣传、开发更大的人群是关键，不知因为什么过节，偏偏查良镛（金庸）慷慨的支持给了另一支力量（香港围棋协会），使得年轻的爱好者大量流失。与之相比，硬件条件断不如人，但是有全身心投入、锲而不舍的简先生在，——如同世间许多事情那样——围棋社竟存活并且蓬勃发展起来。这里既有天道酬勤的因素，也归功于坚定不移的信念：富裕起来的社会终会发现围棋教育在下一代智力开发和传统文化熏陶方面的双重奇效。

在简先生盛情邀请之下，一九八六年我出席了香港中文大学授予吴清源名誉文学博士的颁授典礼，得以亲睹一代围棋大师的风采；一九八七年招商局也组队参赛香港东方杯围棋锦标赛，我与妻、余昌力、景晓东出赛，可惜与冠军失之交臂；同年与妻共同受聘为第四届世界青少年围棋锦标赛（香港）裁判，应昌期先生他乡遇老乡（妻是宁波人），一高兴将比赛用的棋子、棋钟半数相赠，使蛇口围棋协会乌枪换炮，妻因此与简先生开玩笑：“简先生这下心疼了吧？”


简先生很少侈谈自己，时间长了，我也屡有所闻。他于

棋类有罕见的天赋，人们通常把能盲下象棋看作象棋高手的标志，简先生曾经做过这样的公开表演：在下一盘围棋的同时，盲下中国象棋、国际象棋各一盘，而且盘盘战而胜之，令人叹为观止！

一九九〇年全国三棋全能超级大赛，每一对选手三种棋同时开局，煞是好看。简先生面对的劲旅是聂卫平和胡荣华，聂和胡分别为围棋和中国象棋的棋圣，且另两种棋的棋力不俗，简暗忖：围棋我下不过聂，其他必得胜之；中国象棋逊胡一筹，国际象棋、围棋必力克之，中国象棋求和即可。策略既定，合理用兵，简怀穗果然摘取桂冠！事过多年，提起此事，简先生依然喜不自胜。

后来简莹出落成为职业棋手。一九九八年我参加车仆杯深港围棋对抗赛，简先生特别留住我和著名棋士杨士海共进晚餐，我才知杨八段已成为简先生上门的乘龙快婿，眼见简家门庭兴旺，围棋综合实力今非昔比，不迭地向他道双重之喜。

那日他看见我在一幅书法条屏前驻足，提醒我说：“这不算什么，我写的比他好。”我想起接过他的手札，果有不凡功底，赶明儿一定向他讨一幅字来宝之。

过去简先生棋力与我旗鼓相当，如今孰长孰退，不手谈一局怎知道？

（2006年）